

# 网络文学有无可能“反哺”传统文学

□ 何亦聪

如果不考虑媒介技术革新所造成的生态变化,仅就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言,网络文学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值得让人深思。一方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网络文学就建立起一套成熟的,集创作、签约、反馈、改编于一体的商业体系,无论是作品量、读者群,还是文化影响力,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另一方面,人们热衷于谈论20世纪文学中“故事的消失”,近年更有所谓“印刷文化式微”之说,部分原因是视听文化、数码文化、移动终端等构成的强势挑战。可是,在媒介手段如此丰富的互联网时代,纯粹由文字构筑的故事仍然可以产生这般魔力,亦令人始料未及。网络文学当然不同于传统文学,它似乎很难做到精雕细琢,也难以实现充分的风格化,过于强烈的服务读者意识使得网文写作无法从心所欲,写作者常常不得不将叙事焦点始终放在主角身上而放弃更为复杂的处理方式……那么,对于未来的文学生态而言,网络文学的存在究竟能否产生积极作用?或者说,它有无可能“反哺”传统文学?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 如果说传统小说是虚构的,那么网络小说就是虚拟的

早在1999年,互联网刚刚深入人们的生活之时,作家余华就曾畅想其为文学打开的无限可能。他说文学给予我们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网络则带给我们一个虚拟的世界,二者皆浩瀚无垠。彼时网络文学尚处混沌时期,无从论定,但余华还是敏锐地抓住了一个关键词——虚拟。如果说传统小说是虚构的,那么网络小说就是虚拟的,一字之差,却蕴含了极为复杂的内容。

网络小说写作与阅读的心理前提往往是一种“撤离意识”——写作者或读者的自我由现实世界撤离而投射到虚拟世界。这既解释了为什么穿越、重生之类老套内容设定如此长盛不衰,也决定了网文写作的某些基本特性。比如,阅读传统小说包括通俗小说总是需要一个必要的心理距离感,我们无法想象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冉·阿让、安娜·卡列尼娜或者曹操、令狐冲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有着强大自我意识的他者。可是,网络小说取消了这种心理距离,架空的设计、离奇的内容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读者的虚拟性,而且除了拥有超乎常人的技能与运气之外,网络小说的主角往往与常人无异,他们有朴素的正

## 以知识、技艺为主要元素的写作或将成为一种潮流

对虚拟感的追求在相当程度上束缚网络小说的艺术空间。虚拟世界是一个机械的世界,这个世界尽自庞大,却并不复杂,写作者很难超越自我的限制进而寻求某种丰富性。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说过,小说的创作活动包含寻找一个虚拟的点,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可是,网络小说的创作逻辑恰恰相反,它虚拟了数不清的整体世界,这些世界却又缩向一个狭小的自我。既然如此,网络文学创作如何对文学生态发生积极的影响呢?在我看来,网络文学探求精品化的可能路径是知识化、技术化、经验化。

随着信息媒介越来越发达,漫无节制的知识似乎逐渐变得低效。基于此种情形,小说家至

少有两种选择。一是将知识有机化,把五花八门的知识纳入一个最终的洞见之下。传统小说家多循此路,如李洱的小说《应物兄》。二是将知识集约化,由知识、技术本身来催生出小说的品质感,从而走向一种经验化的写作方式。这是许多网络小说家所采取的策略。

在近年来的网文创作中,考据流、技术流作品的涌现逐渐成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考据流”,主要指的是某些历史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并不能算作历史小说,因为其叙事的中心是主角的曲折上升经历,目的则是满足读者将自身代入历史的愿望,而非还原历史或传递史识。但是,出于对品质感的追求,写作者往往在器物、服饰、礼仪、时

间线、人物关系等细节上极尽考究之能事。“技术流”作品则主要可分“职业向”和“科幻向”两类。这些作品往往有其特定的读者群,因此作者需要在写作中将知识性与趣味性充分结合。在理想的考据流、技术流作品中,整体的虚拟感与细节的真实感可以达成微妙的和谐,二者甚至互为因果。

随着小说艺术的不断发展,诸多可能皆被穷尽,以知识、技艺为主要元素的写作或将成为一种潮流。我们由王安忆的《天香》《考工记》,葛亮《燕食记》等历史小说作品,也可看到此种趋势之存在。当然,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大医·破晓篇》等小说更提示我们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潮流中汇合的可能性。

## 文学的本质诉求就是用恰当的文字传达丰富的内容

说到网络文学在文学生态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我想起钱锺书的一段话:“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人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界之扩充,可也;谓为不人文事物之侵入,亦可也。”这段话是讲诗文的互动,也是讲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互动。网络文学即是互联网时代的通俗文学,它也有可能为传统文学提供文料,扩充境界。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以不文为文”五个字上。

所谓“以不文为文”,意思是网络文学的发展也许会促使我们建立一种“大文学”的观念。此处所说的“大文学”,并不是指文学

的包容度或多元性,而是指文学将溢出人文性、专业性的范畴,变为一种纯粹的经验载体,或回归其原始的状态,如章太炎所说,“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知名网络作家中,出身理工科者不在少数,而技术流、职业向作品的盛行,更意味着网络文学正在逐步地去文学化——写作者只要通过恰当的文字将知识、经验与内容设定、叙事技术对接即可,虚拟感的功能则是在于提供这一可以随物赋形的容纳空间。但是,去文学化并不必然造成写作门槛的降低,大众、市场的需求水涨船高,且不说知识、技术、设定、叙事背后的专业性,即使是“恰当的文字”,也不易习得。

或问,对于这样的文学创作,

我们还能抱有期许吗?这个问题难以回答。我始终感觉,过分的“文”也是一种弊病,它可能会形成文学腔,以文掩质,终致质不胜文。对此,鲁迅有一个恰当的比喻:“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说到底,文学的本质诉求就是用恰当的文字传达丰富的内容。考据流、技术流作品的大量出现恰恰是回应了这一诉求。如果说在未来的大文学格局中,网络文学能够“反哺”传统文学的话,其突破口或即在此——在一种更为质朴的文学形态中激发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速热的『几分钟看电影』如何转型

□ 周粟

11月12日,光明日报《网络文艺》版刊发文章《“速食”式短视频追剧能长久吗》,就短视频对影视剧的“二次创作”现象展开评析与论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热门的话题,值得深入探讨。我想就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主要围绕“几分钟看电影”这一形式来谈。

2021年12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明确规定,不得播出未经授权自行剪辑、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的短视频内容。“几分钟看电影”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版权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探讨这种新兴的网络文艺现象呈现的特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形态上看,“几分钟看电影”遵从叙事学的规律特征,配合娴熟的快速剪辑技巧,实现剧情的倍速推进;特征上看,“几分钟看电影”擅长电影精华内容的精准提炼,通过绘声绘色的故事性语言串联主要情节,辅以简略、精辟的解读与品评;效果上看,“几分钟看电影”依托网络平台的传播影响力,实现对特定受众群体定向推送,持续走高流量的热度使其成为当下值得研究的网络文艺现象。

那么,网友为何热衷于观看压缩饼干式的“说电影”短视频?火爆背后反映出何种社会文化语境和受众心理动因?这类二次创作究竟对原创者和观看者产生哪些影响?

“大脑喜欢故事”,这一源自远古基因的人类规律特质,仍普遍适用于当下的网络受众。精妙悬念、精巧反转、精致构思、精彩伏笔、精湛创意,一部电影长片中由编剧精心琢磨出的这些主要看点,在“几分钟看电影”二次创作者眼中恰恰是叙事剪辑点。凭借大量、持续、反复“浸泡”在影片文本中练就的叙事节奏感,自媒体以“精选剪辑+极限压缩+高频输出”的纯熟剪辑手法,几分钟即可带领网友经历电影观众几小时才能完整体验的故事起承转合。“几分钟看电影”深度契合高速运转的现代都市生活,人们渴望节约时间成本,实现高效娱乐的心理诉求,助推其加速享受到坐过山车般畅快淋漓的“高峰体验”。

“几分钟看电影”区别于倍速播放的优势在于通过“说电影”的手法,进一步强化了自媒体主播作为叙事代理者的引领作用。自媒体深谙人们繁忙间隙掏出手机放松时,渴望第一时间获知影片的故事脉络与结局。综合来看,“几分钟看电影”是以汹涌的叙事加速度和情节冲击力,取代电影原作留白处细腻隽永的视听温度与思考深度,是通过情节极限压缩后的高频输出,催生网友短时间内“阅片无数”的高效观影错觉,构建读懂电影假象。“几分钟看电影”凭借微波炉般强大的“故事速热”能力,试图以快制慢吸引观众的眼球。

但是,“压缩饼干”毕竟不能代替“正餐”。除了极易侵犯版权这一关键硬伤外,“几分钟看电影”自身仍存在一些亟待关注的突出问题。这是对原版电影干净利落的“剥皮切肉”过程,实际上是在去除充满活力的电影血肉,留存的是仅剩骨架般的“PPT电影”。网友观看血肉不足的“压缩电影”时,缺少了对影片留白处的凝视和反思。虽然技术性的剪辑技巧实现了“即时满足”的情绪共振,却难以真正激发“延迟满足”延宕而出的审美回溯,更无法因涤荡观众心灵的触动引发真正的深度共鸣。“几分钟看电影”的观看过程,恰如在品尝入口即化的美食,无论食材多么美味,毕竟缺少了口中停留的回味无穷。如此一口一口吃下去的“压缩饼干”,尽管能够“一口吃成个胖子”,但本质上是一种“虚胖”,是缺少灵韵闪现的浅层次观影快感。

对于“几分钟看电影”来说,其“速热”的故事剪辑手法,“速食”的流媒体观看模式,“速递”的大数据

算法推送,可能导致一些网友无法忍受“一口吃不到饱儿”的正常观影观感,转而只能接受碎片化的观影体验,很有可能潜移默化塑造网友习惯“听电影”“说电影”而非真正“看电影”的思维模式。

“几分钟看电影”的创作者有必要利用自身丰富的观影经验、娴熟的剪辑技术和成熟的创意思维,转换工作性质,踏入新的领域。例如,影视公司自身拥有影视作品的版权,需要制作大量富有创意且剪辑精巧的主渠道预告片、宣传片和“二渠道”宣传短视频。从事这项工作,需要具备剪辑精随拿捏、叙事节奏把握、隐含彩蛋挖掘、观众心理驾驭等综合能力。这对于“几分钟看电影”创作者来说是可以胜任的。

归根结底,“二创改原创”是转型升级的一种路径。能够在“几分钟看电影”短视频领域有所建树的自媒体人,往往都具有对于人情世事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思考深度,他们既具备“一帧一帧”拉片的耐烦心态与对电影艺术的投入热情,也显示出在跨领域文化创意与文艺评论层面的敏锐素质。因此,他们往往可以将这一身本领迁移到宽泛而具有话题性的社会现象与文艺评论领域,借助当前新颖的前沿传播手段,成为新型话题互动的原创者。实际上,当前众多“几分钟看电影”知名主播早已“出圈”探路,深耕多时,并充分发挥其影像叙事的思维和技术优势,展现出在跨界话题领域的点评才华。

“几分钟看电影”也属于“文艺评论”的范畴。当前网络文艺评论人才队伍建设,不仅需要培养“学院派”理论专家,也需要充分调动长期在网络一线摸爬滚打的“实践派”职业人才。他们从实践中摸索出的一些规律和认识,如果被创造性吸纳和提炼,有利于提高网络文艺理论的针对性与启发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 将世界杯与普通人的32年编织在一起

——关于短视频《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杯》

□ 沈鲁

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揭幕之际,“央视新闻”视频号推出的短视频《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杯》,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开来。这款短视频时长不到四分半分钟,却浓缩了自1990年至2022年的8届世界杯,其间充满着32年来普通人的生活历程与情感变迁。岁月流金,自有甘苦,也有起落,终是一段最好的时光。

在当下,短视频已经广泛普及,需要明确的是所有的视听语言都源于电影。电影语言迄今为止依旧是最为讲究的视听语言,电影媒介依旧是大众化程度更高的艺术载体,电影艺术依旧是包容各种社会话题与人性情感面向的有力表达手段。《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杯》在视听创意层面的突出特点就是借用了电影化的语言表达。内容上每四年一次人生的递进,都呈现在对蒙太奇叙述段落娴熟驾驭之中。作品对叙事节奏的拿捏很有分寸感,可谓



11月20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上,历届世界杯吉祥物集体出场。新华社发



短视频《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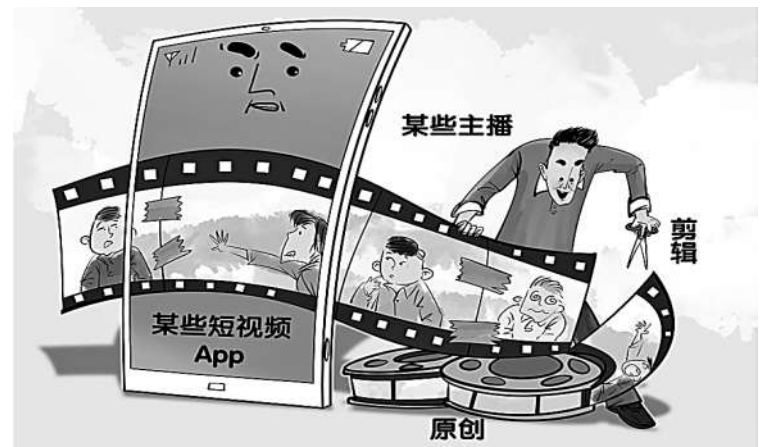
资料图片

一届又一届世界杯”试图通过平静的叙述,抵达人的内心深处,探寻人的深层心理。对人的心理情绪的介入,一直都是现代艺术尤其是现代电影艺术努力的方向之一。然而,把握人的内心,远比描绘外部世界要难得多。这款短视频作品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通过借鉴电影的艺术手段,从而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贴近人的内心世界,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影像里,通过男人与女人、青春与中年、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女儿、消逝与寻觅、个体与时代之间朦胧的情感关联,揭示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里,普通人内心真实的精神状态。足球赛也好,人生也好,让一切美好的时光都变成一幕幕回忆,也让一切时光凝结成一个个平凡却勇毅前行的背影。

《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

杯》将作为客观体育赛事的“世界杯”的叙述,与作为主观叙事主体的“普通人”的32年编织在一起,进而采取一种传统而有效的“家叙事”策略,实现把世界杯所代表的“宏观叙事”与32年所代表的“微观叙事”缝合在一起。于是,这部短小精悍的视频作品恰恰表现出对中国人传统伦理关系与道德文化的观照,同时也充分体现“现代化”对家庭伦理的影响。“家”是维系民族文化血脉,是塑造人民共同情感记忆的关键角色。对“家”的寻觅、想象与建构成为各个时期大众文化的主调,也是当下讲述“家国关系”的重要推动力。艺术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宗旨,“家”作为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文艺故事的发生场,对“家”进行书写,也是对“人民性”的一次生动诠释。

(作者系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系教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



“视频搬运”,使短视频成为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的高发地带。新华社发